

为孩子掀起世界的一角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L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黑眼睛

1982

被誉为“一生都能阅读的作家”

用写作成人文学的心力和笔力
写作儿童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天天典藏♥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黑 眼 睛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眼睛 / 黄蓓佳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0.11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ISBN 978-7-5016-0313-8

I. ①黑…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3572号

责任编辑: 左 眩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黑眼睛

黄蓓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117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7.5 插页8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13-8 定价1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黄蓓佳，出生于江苏如皋。

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室主任。

主要成人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及《所有的》。

中短篇作品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藤之舞》、《玫瑰房间》、《危险游戏》、《忧伤的五月》及《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散文随笔集《窗口风景》、《生命激荡的印痕》、《玻璃后面的花朵》及《黄蓓佳文集》（四卷）等。

主要儿童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你是我的宝贝》、《艾晚的水仙球》及“五个八岁”系列长篇。

中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芦花飘飞的时候》及“中国童话”系列等。

获奖情况：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及省部级文学奖数十种。根据以上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2010年获得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出版。短篇儿童小说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及日本汉语教材。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

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 and 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竟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

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入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

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

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目录

- 1 爸爸出差回来····· 001
- 2 艾晚把水仙球带到了学校里····· 015
- 3 姐姐艾早学骑车的糗事····· 033
- 4 寒假中干些什么····· 050
- 5 为姐姐保守秘密····· 060
- 6 猜灯谜····· 069
- 7 艾好和陈清风····· 078
- 8 制造天才的过程····· 087
- 9 艾晚差点煮出一锅水仙汤····· 092
- 10 赶作业····· 103
- 11 两个奇怪的人····· 108
- 12 神童艾好····· 118
- 13 艾晚成了盯梢者····· 126
- 14 水仙花在开春死去····· 136
- 15 姐姐终于获了奖····· 143
- 16 高考出了意外····· 149

17	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到青阳·····	162
18	送艾好上大学·····	168
19	只剩下艾早和艾晚的家·····	175
20	艾好在大学迷上了一件事·····	182
21	姐姐不想上复读班·····	194
22	艾好失踪了·····	205
23	针尖对麦芒的母亲和女儿·····	214
24	长大是什么滋味·····	222



1 爸爸出差回来

Ba ba chu chāi huí lái

冬至的这一天，艾晚的爸爸艾忠义从福建出差回来了。

冬至在青阳本地算是个大日子，从冬至这一天开始“数九”。民间有一首“数九歌”，艾晚从艾早的奶娘胡妈口中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冬至这一天，天开始大冷，人们都把手插在袖筒里不肯伸出来。到数完九个九，河边的杨柳树就要暴出新芽，大雁飞来了，漫长的冬季就算过去了，你说这一天重要不重要呢？

还有一句话也是胡妈教给艾晚姐弟仨的：干冬湿

年。就是说，冬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春节保准没有好天气；要是下雨了呢，过年就好过了，就是日头明晃晃的艳阳天了。总之在冬至和春节这两天，雨水只下一次，轮着你就轮不着它。胡妈信誓旦旦地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灵着呢，她验证了几十年，次次不落空。

冬至一大早，艾晚和姐姐艾早起床，衣服扣子都来不及扣，先开门看天气。天当然是不好，前一晚的残雪也还没有融尽，四处灰蒙蒙的，随时随地都有雨雪再飘下来的架势。艾晚盼着雨赶快下来，今天雨下过了，春节就不会再下。跟冬至比起来，春节当然更重要，因为小孩子们要穿新衣新鞋，要上街看龙船花灯，要放炮仗，点烟花，还要串门走亲戚，要是老天不帮忙，弄点雨呀雪的，那不是太煞风景了？

上高中的姐姐艾早一边抬头看天，一边虔诚地念叨：“下雨下雨下雨……”

八岁的小学生艾晚挤在姐姐的胳肢窝里，鹦鹉学舌地跟着她重复：“下雨下雨下雨……”

妈妈把冻成鱼干一样的毛巾搵进热水盆里，没好气地呵斥两个女儿：“还下雨？再不出太阳，家里都要上霉了！”

胡妈在她自己家里磨了芝麻，搓好了一大碗猪油

芝麻馅心，送来给艾晚妈妈包汤圆。自从艾晚三岁进幼儿园之后，胡妈就离开艾晚家，打理她家的箍桶店去了。可是她奶大了艾早，又一手带大了哥哥艾好和小妹艾晚，跟艾家有感情，隔三差五地要过来看看三个孩子，送点吃的啦，帮忙缝个衣服鞋啦，拆洗个被褥蚊帐啦，好像艾家的老亲戚一样。青阳人家的习俗，冬至这天要吃汤圆。那时候青阳人的生活中还没有超市，没有花样繁多的冷冻食品和真空包装食品，想吃点稀罕东西就要自己动手做。妈妈要上班，如果胡妈不送馅心来，她是没有时间精工细做的，她会马马虎虎地拿冷水和了糯米粉，搓成一个个实心汤圆，煮熟了让三个孩子蘸上白糖吃。

蘸白糖的实心汤圆和香得让人打喷嚏的芝麻馅汤圆，那真是不好比。

艾晚放学回家时，妈妈刚好也下班回来了。她说是因为过节，局里提前下班。她从一个白瓷坛子里倒出事先舂好的糯米粉，招呼艾早和艾晚洗手，帮她包汤圆。艾好照例不参加，他是男孩子，男孩子不做家务事。

妈妈揉米粉，捏出差差不多大小的实心团子，一个一个排列在桌上，再由姐妹俩把实心团子在手心里转啊转的，转出一个小碗形状的坯子，然后拈一个馅团放到坯心里，再窝在手里转啊转，把小碗转成小圆球。

艾早手巧，她手里转出来的汤圆，一个个粉白滚圆，表皮亮晶晶，水滑水滑的。艾晚的手笨，芝麻馅总是被她捏破，掺和到米粉中，白汤圆成了花汤圆。而且艾晚的汤圆总有一处地方闭不拢嘴，这样的汤圆到锅里一煮就会破，需要艾早接过去重新加工。

艾早很不耐烦地赶艾晚：“走开走开，我一个人就能够做出来两个人的份儿。”

艾晚不肯走。妈妈也不同意艾晚走。她说艾早是姐姐，妹妹不会就应该教妹妹，不应该厌烦她。妈妈还说：“女孩子要是不学会做家务，将来嫁人都嫁不掉。”

艾早就对艾晚做鬼脸，嘴巴一撇一撇的，弄出很鄙夷的样子，好像艾晚真的是一个嫁不出去的笨女孩。

爸爸艾忠义就是在这时候进了家门。他穿着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藏青色的中山装，衣服的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了亮，胸前的扣子掉了一颗，下摆处还被钩破了一个洞，洞边飘拂着丝丝缕缕的线头。他的四方脸上胡子拉碴，头发油腻腻的，嘴唇干得脱皮，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劣质烟草和乱七八糟食品混合的气味。他左手里拎着一个旧得不成样子的、拉链只能够拿别针锁住的帆布旅行袋，右肩上背着一个比较新的深灰色人字革的公文包。不用打开看艾晚就知道，旧旅行袋里放着他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从出差地点买回来的